



# 斷章取義集

陳汝惠



Peter

# 斷 章 取 義 集

陳 汝 惠 著

新嘉坡書店

1938.10.25

版 權 所 有

1938.10.初版

1000—1500

實價國幣三角

## 斷章取義集目次

|        |        |
|--------|--------|
| 初見世面   | 一一二    |
| 火圈     | 三一四    |
| 去年今日   | 五—七    |
| 冷眼旁觀   | 八—九    |
| 官場生活   | 一〇—一一  |
| 蘋果美談   | 一二—一三  |
| 孤軍血淚   | 一四一—一六 |
| 鵝子的金潮  | 一七—一八  |
| 兒女英雄   | 一九—二〇  |
| 勸草和閨羊  | 一一二三   |
| 女神的化裝  | 一四一—二五 |
| 不利己的新義 | 一六一—二七 |

天方夜譚

二八——二九

不算談兵

三〇——三三

軍糧和青草

三四——三五

互觀氣色

三六——三七

舉足輕重

三八——三九

故都秋色

四〇——四一

打錯算盤

四二——四三

「平靜無事」

四四——四六

七年路程

四七——四八

車難

四九——五一

再畫一個十字

五二——五五

十月十日

五六——五七

五月的夢幻

五八——六〇

詩經新註

六一——六三

有一天

六四——六五

產婆的血手

六六——六七

|          |          |
|----------|----------|
| 虛作聲勢     | 六八——六九   |
| 論「忍耐」    | 七〇——七一   |
| 鐵鳥與池魚    | 七二——七三   |
| 所謂「南進政策」 | 七四——七六   |
| 「正勇山」攷   | 七七——七八   |
| 徵求啓事     | 七九——八一   |
| 新十字軍     | 八二——八三   |
| 如此壯舉     | 八四——八六   |
| 功德圓滿？    | 八七——八九   |
| 大言不慚……   | 九〇——九二   |
| 不提起……    | 九三——九四   |
| 貝克沒有讀過…… | 九五——九七   |
| 猶太醫生     | 九八——九九   |
| 海涅和夏洛克   | 一〇〇——一〇一 |
| 上帝的兒女    | 一〇二——一〇四 |
| 顏色和野蠻    | 一〇五——一〇六 |

|         |     |   |     |
|---------|-----|---|-----|
| 西式進貢    | 一〇七 | — | 一〇八 |
| 鴉的心     | 一〇九 | — | 一一一 |
| 前進的公式   | 一一二 | — | 一一四 |
| 魯迅先生    | 一一五 | — | 一六六 |
| 四月七日    | 一一七 | — | 一八八 |
| 當我知道你   | 一一九 | — | 一三一 |
| 無知的熱鬧   | 一二二 | — | 一三三 |
| 聞話招兵    | 一二四 | — | 一五五 |
| 車前提攜    | 一二六 | — | 一七七 |
| 官樣文章    | 一二八 | — | 一二九 |
| 天下之禁    | 一三〇 | — | 一三一 |
| 有目共賞    | 一三二 | — | 一三三 |
| 給我們一塊軟餅 | 一三四 | — | 一三五 |
| 瓶       | 一三六 | — | 一三八 |
| 甜蒜醬     | 一三九 | — | 一四〇 |
| 十塊錢     | 一四一 | — | 一四二 |

# 初見世面（代序）

「爝火」初見世面時，行者先生的開場白是：「卻說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爲光也，不亦微乎。」當時很受感動，且不說「日月出矣」這種別於經世文章的小品漫談，實在有些「不亦微乎。」若據宋儒的註疏，「微言」儘有「大義」可考，所謂「一字褒貶」也者。那麼不息「爝火」可以升格了。

可是，有些不足升格的雜話，既不值名士攷證，又不够「貶褒」「誅心」就只能先說開來——斷章取義。

正在童年和青年的過渡時代裏，七年不平凡的生活，使我看到了河山的破碎，家鄉的毀滅，烽火再度舉起於羅店時，我們一家幾乎完了。而親愛的敏哥品姊相繼去世，又應着「二八」「八一三」的後果。侵略者的橫暴，刺傷了孩子的心，這仇痕是這樣的深紅，

而且不可磨滅。但是披上血衣的祖國畢竟怒吼了，一年來，多少可敬的英雄底血肉犧牲，展開了神聖抗戰的光明之途；在大時代的潮汛裏，我追逐前進的波濤，解放了也強固了幼弱的心靈。現在，先烈的血跡在脚下閃鐸，就更懂得自己應該做些什麼。

透出一口氣，勇敢地站起來，告訴大家我所知道的！

「攀住那握着一切真理的上帝的右手，」只有向真理低頭的人，才不爲惡勢力屈服，正像寫了勸阻特洛伊人搬取木馬的「拉奧孔」的萊新所說。雖然無可比擬吧，對於這位爲歌德崇敬的文藝批評家，但許是一個小小的補償——寄托了心頭的悲憤與希望。

如果這也冒犯虎威，而不免引起正人君子以及蒙虎皮者的厭惡呢，只好打罵由人了。說來似嫌話長，既準備挨打受罵，倒省得作揖陪笑；就算表過不題。

但是對於指導我寫作，幫助我出版的朋友們，怎麼能不報以微笑呢，而且應該再三申謝的就是若虹，亢曾，楚材，君誼先生，以及微霜，華藻，劬錦，璋了；紀念他們誠摯的友情，還紀念一切可敬的戰鬥中的同志，直到生命底永遠。

二十七年十月

# 火圈

爲了保衛祖國與人類的權利，爲了抵禦法西斯毒蛇的嚙咬，一切反侵略的人們，要高舉擁護人類自由正義與和平的火把，帶着超越的勇敢和愉快，向民主的營陣裏報到！千萬同志們的火把，將結成一個偉大的火圈，永遠光明熱烈地照亮了世界的暗角，照亮了戰士的征途！

送了好戰的「人的狼」

就在這火圈中，溶化了奴隸的鎖鍊，鍛鍊了鬥爭的武器，消滅動搖的妥協份子，也葬送了好戰的「人的狼」。

正像喝過野獸奶汁的原始人一樣，集合在火圈裏的弟兄姊妹，向黑暗的山谷，向隱藏着寒冷猛獸的森林，擲出投槍之後，便敲着皮鼓來舞蹈，歌唱，自由地呼嘯。——表現了自己的創造，表現團體的合作。在四周，火圈隔離了夜的恐怖的窺伺，也增強了自衛保障。

的鞏固每個團聚在一起的同志，都充滿有機的活力；沒有精神上的痛苦，沒有身體上的勞瘁，從醒來一直到睡下，不疲倦地努力於最高價值的社會的建設；決定我們有效的行動的，只是對於實現一種「更好的將來」的信仰。

朋友！我們已結成了火圈，在全世界革命工作者的隊伍中，那麼，告訴狂妄的「玩火者」，留心一支燒紅的火箭刺入他的項背吧！

# 去年今日

「在砲火底下結合起來的同志，永遠不爲砲火所摧毀；願中國的兒女，生長在抗戰中。」這是肖微的贈言。

「奉獻自己於國家，是我們的光榮！」這是南華的留字。

偉大的狂潮捲走了她倆，在去年的今日走了，實踐了自己的諾言！我願意她們得其所哉。

蘆溝橋頭燃起的烽火，因第二個偉大的發動而照亮了全國；上海的砲聲再度震撼世界的時候，被壓迫的弱小者，才「像人一樣地站了起來。」一年來英勇的撲擊，使中華民族的更生，形成今天一樣真實的明天了。只要向着抗戰到底的血路衝過去，我們就會創造新的歷史。

侵略者的殘暴，與其說是給我們的一種威脅，倒不如說是一種有用的警鐘。喚醒大家放棄表面上的異見團結一致，加強了為民族解放努力的意志。我們不但採行極端犧牲，用自己的血肉，替驕武者贖罪；進而聯合反對侵略的一切人羣，在和平的陣線上奮鬥。執行神聖任務的戰士，決不會陷於孤立的；為鞏固人類和平而鬥爭的全世界的勞動者，以及在巴比塞領導下的亞姆斯達反戰運動的同志們，都會伸手來援助，予共同的死敵法西主義者以重大的打擊；我們到處有友軍，甚至可以從敵人的隊伍裏找到。

抗戰後，中蘇友好的條約，正如一根火箭，插入了瘋狂的蠻牛底頸項。這種種日漸增強的同情的熱忱，決非國際彷徨者的關懷可比，他們的呼聲中沒有「停戰」「調解」，而是：

「英勇的中國鬥士，怒吼吧！」

百年的污辱，四十年的仇恨，現在是洗雪的時候了；弱小者的勝利，並無上帝的憑藉，與夫「存亡之數」的讞言。

願意孤島上再見火花——勝利的爆竹。也許，再度流血的都市，會像瑪德里一樣地變成「無人區域」，不過我深信滲透烈士之血的泥土，乃是一種無限的財產，民族的光榮，足以抵償一切犧牲而有餘。

這刻在四萬萬人心上的偉大的紀念日，這使我追念薇興華投軍的一天，正是去年今日，年年今日。

二十七年八月十三日

## 冷眼旁觀

孤島腐爛得窒息了，陌生的航海者，也許會驚奇這裏是個新發現的什麼鷗島——那是某種發酵肥料的倉庫。

在雜式的旗幟下生活的中國兒女，也許因了天時的變壞，得了重傷風吧，已嗅不出至今瀰漫於島的四周的火藥味道和血腥氣了。

他們寫信告訴內地的朋友：「唉，苦悶的偷安呀。」然而錯了，孤島居民（至少是大多數）那裏肯忍耐長久的寂寞呢？據說臥薪嘗膽是悲觀的苦行，會減低發揚蹈厲的民氣；中國的偉大，就在緊張中找閒，危險時求安，所謂「臨陣不慌」，所以金兵渡河之後，南宋官吏還以為他們來參加什麼和戰會議的，讓自己部下陷入敵人的刀槍火藥堆中了，還從容吊奠，發表「國家興亡自有定數」的宏論；似乎學着羽扇綸巾的孔明之流的謀

士氣派，所以不久之後的北平，便演出「空城計」來。

不過，上海並不是空城，爲了不甘沉默，舞場，戲院，又經常不衰，溜冰游泳是應時客串，刺激更濃烈的賭窟烟館也從賄賂中露臉了。如此樂觀，究竟胸襟闊大。

但是，不了解我們苦心的外人却屢見煩言了，且看冷眼旁觀的忠告吧：

「……這件明顯的事實是：雖然每天都有數百兵士爲國捐軀，而上海的華人依舊耽於娛樂，在歐洲有什麼國家可以有如此的事態呢？當中國兵士在上海作戰時，我佩服他們作戰到底的決心，他們確是說到做到。中國青年在開戰數星期，外表上多麼勇敢，他們大聲演說，在租界當局保護下貼標語；他們所做的不過如此……」

對於這種嚴正的針砭，也許有人會拿「當事者迷」的老話，來寬恕迷着的當事者；但是老話多着呢，譬如「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就要看愛國青年們怎樣來自圓其說了。

# 官場生活

對於要人掛專車，加花車，升火待發的新聞，我素感頭痛。無論他們是公出或私行。

讀西行漫記，知道紅軍首領連一匹坐騎也要讓給兵士作戰馬的事實後，更討厭所謂專車花車的儀仗了。

可是有人來說「南京上海的黑牌汽車，又擠滿內地狹小的市街了。」於是更見到大旅社大戲院跟着黑牌汽車的西移，重慶就出現了大光明，五芳齋和各種飯店。

日本皇族貴顯的不坐汽車，是某種可憐的供狀，然而誰能戰時擺闊節約不能非議。我們願意見到的，是內地緊張的建設，決不是腐爛的繁榮。這並非說官吏都得「道學」起來，官場生活應和一切娛樂絕緣；但這時候的以身作則，會加倍重要。朱德，毛澤東先生五塊錢一月的薪水，以及土布便帽一條破皮帶的戎裝，未必可以勉強重慶官吏來平等待